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今詩七十五首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寺居  
永州地最高次後篇在元和四年夏作

拘情病憂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  
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松谿



竅窳入

竅伊鳥切窳吐了切深達也

石棧夤緣上蘿蕩綿層薨

詩蕩與女

蘿施于松柏蕩音鳥一本作葛蕩讀耕切屋棟也

莓苔侵標榜密林互對聳絕

壁儼雙敬澗峭出蒙龍墟嶮臨滉瀼稍疑地脉斷悠若

天梯往結構罩羣崖廻環驅萬象小劫不踰瞬

維摩經或有衆

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為一劫又云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

大千

若在掌

維摩經云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洹河沙世界之外

體空

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蟻蠓

蟻音茂蠓音小蟲也

跼躄疲

魍魎

音罔兩

寸進諒何榮尋直非所枉探奇極遙矚窮妙

閱清嚮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竟  
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非余仗超摠藉外獎俛默有內  
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韉鎖高步謝塵埃

倚朗切  
塵也

蓄志徒為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頽暮眷戀睇

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泱

泱倚朗切  
水大貌

殊風紛已萃

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違志出  
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

有函丈

禮記席間函丈注函容也講  
湖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

微言信可傳申旦

稽吾顙

遊朝陽巖遂宿西亭二十韻

據集袁家渴記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  
取者三莫若袁家渴朝陽巖蓋在永州也西亭  
即法華西亭據亭記云新作西亭當元和四年  
又始得西山宴游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

日登法華西

亭詩是時作

謫棄殊隱淪

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  
五一日曰神仙二曰隱淪

登陟非遠郊所懷

緩伊鬱詎欲肩夷巢

伯夷巢父  
皆避世者

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

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西亭構其巔反宇臨呀虜

呀虛加切張口貌虜  
虛交切宮室高貌

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

鄉土得以蔭菁茆羈貫去江介

貫與非同穀梁子云羈貫成童不就師父母之

罪也謝靈運述祖德詩

世士尚函嶠

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嶠之阻函谷

江介有甍地注介間也

名嶠故墅即澧川數畝均肥磽臺館集荒丘池塘疏沉

坳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朝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筭

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隙牖懸蠨蛸上

蕭下音梢東山詩注云蠨蛸長跖也疏云河內人謂之喜母俗云喜子是也

所賴山水客扁

舟枉長梢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

非絃匏逍遙屏幽昧澹泊辭喧呶女文切晨雞不余欺風

雨聞嚶嚶

音膠詩雞鳴嚶嚶

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域志瀟水在零陵湘水在祈陽皆永州縣此館當在永州也次前後篇元和四年秋作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廻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  
館軒霞表危樓臨山隈茲晨始澄霽纖雲盡褰開天秋  
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  
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



廣

馱音史  
水疾也

汎舟絕汭洄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

香零山在永州

與前詩同時作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踈登石娛清淪日  
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浮輝翻高禽沉景照文鱗雙江  
匯西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洄潭或  
動容島嶼疑搖振陶埴茲擇土蒲魚相與隣信美非所  
安羈心屢逡巡糾結良可解紆鬱亦以伸高歌反故室

自調非所欣

南礪中題

公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渴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為石澗石澗在南即此詩所題者也公嘗為石澗記在元和七年春此詩蓋其年秋作

秋氣集南礪獨游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  
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  
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  
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近世蘓舜欽子美字

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谿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詩云竄逐官湘浦此在永州也次前篇

志適不自期道存貴偷生久忘上封事

漢光武紀詔百僚並上封事注

云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

復笑昇天行

古樂府有昇天行謂學仙也

竄逐

官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

步長鳥遂遐征磴迴茂樹斷

磴丁鄧切磴道也

景晏寒川明曠

望少行人時聞田鶴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

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

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

隋末王勣字無功至

唐正觀中為大樂丞挂冠歸田葛中聯牛躬耕東臯每嘗書自稱東臯子見呂才東臯子集序

### 與崔策登西山

崔策字子符公集有送崔九序即此人也序云廢居八年崔子幸來觀余蓋在元和七年也詩

云秋江即其年秋歟又云吾子幸淹留

蓋崔子將別之時與序相先後作耳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紫迴出林杪西

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

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顏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

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書說築傳巖之野注虞

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疏云胥相靡隨也賈誼傳傳說胥靡乃相武丁

等彭鏗天彭祖姓鏗名鏗壽至八百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

親愛疏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  
淹留緩我愁腸繞

# 構法華寺西亭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在  
元和四年觀詩意在其年夏作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頑西  
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  
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躡若昇雲間遠岫攢  
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  
色爾雅荷芙蓉其華菡萏其青筍管遺清斑清一作清  
筍管竹也  
異物志曰筍管生于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  
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

質音云 神舒屏羈鎖志適忘憂溥棄逐久枯槁迨今始

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閒親愛南瞻雜夷  
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閒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  
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憑欄  
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辨亭毒意仰訴璇與璣諒非姑  
射子靜勝安能希

列子云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方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射音夜

# 覺衰

詩意尚未刺柳時  
也當在永州作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

踈髮就種

左氏盧蒲雙曰余髮如此種  
種余奚能為種上聲髮短也

奔走力不任吐

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  
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嘗共斟是時春  
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  
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詩云岷山既云捕元和元年擒西川劉闢也又云吳虜亦已虜謂元和二年誅浙西李錡也浙西平在二年十一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三年秋歟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為吏役牽十祀空帽勞外  
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  
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艱果見凌剥喪宜所遭神期固

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

屈原離騷也賈誼傳

注云離騷也憂動曰騷連憂而作是辭

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舫

音刀小船也

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臯重疊間浦淑

音叙水浦也

迤邐驅

巖敷

敷音敷山多小石也

積翠浮澹滌始疑負靈鼇叢林留衝颺

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

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樵蘇

後變師不宿飽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

澄潭湧沉鷗半壁跳懸猿鹿鳴

驗食野

詩呦鹿鳴食野之苹

魚樂知觀濠

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

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汝安知魚樂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此一節在知字一字公摘出使之大有意矣

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

褒留連俯櫺檻注我壺中醪朶頤進芟實

易觀我朶兩注朶頤嚼也

芟奇字切芟也

擢手持蟹螯

畢卓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廿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炊稻視爨鼎繪鮮閤操刀野蔬盈項筐

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筐各屬易盈之物

頗雜池沼芼

左氏淵沼沼注之毛芼草也

緬

慕鼓柷翁嘯咏舖其糟

楚辭漁父章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舖其

糟而歌其醜屈原曰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柷而去柷音曳楫也

想於陵子三咽資李糟

孟子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間目無見

也井上有李糟食實者過半矣南園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咽音宴糟音曹

斯道難為

偕沉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臯暮景迴西岑

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明連艘木落寒山淨江

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趣淺戢長柁乘深

屏輕蒿曠望援深竿哀歌扣鳴舫

音曹  
船也

中川恣超忽謾

若翔且翔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颺颺

音  
颺

澗急驚鱗奔蹊

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繫悽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

手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輜甚鴻毛名竊久自欺食浮固

云叨問牛悲鬻鐘

事見孟子蓋取其若無罪而就死地之意

說苑驚臨牢

莊子

視宗人玄端以臨牢筮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擗汝十日戒三日齋籍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筮之中說音稅

永遁刀筆吏

曹參傳蕭何曹參皆

起秦刀筆吏顏師古曰刀筆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

寧期簿書曹中興

遂羣物裂壤分鞬橐岷凶既云捕吳虜亦已廕

廕意曹反霜去

病傳合短兵廕蘭臯下顏師古曰廕謂苦擊而多殺也

扞禦盛方虎

謂方叔召虎也

謨明

富伊咎

謂伊尹臯陶也

披山窮木禾

穆天子傳東征至黑水之阿有野麥答莖西膜所謂

木禾粟類也

駕海逾蟠桃

東海有山名曰度素山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曰蟠桃

重來

越裳雉

前漢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再返西旅葵

西旅獻葵見書

左右抗槐棘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

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取

以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

於此使縱橫羅鴈羔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

與之謀臣卿執羔大夫執鴈注羔小羊取

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三辟咸肆宥衆生均覆燾安得奉皇

靈在宥解天弋音叨弓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

有鄆杜鄆音戶京北屬縣名田占澧澆澆水出鄆南澆水出鄆北公與許孟容書云先

墓在城南又城西有數頃田樹其此耶礮谿近餘基阿城連故壕螟蟀願

親燎茶堇甘自薺呼蒙切除草也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繰及

骭足為溫

寘戚曰短布單衣繞至骭骭音岸脛骨也

滿腹寧復饜

莊子曰偃鼠飲河不

過滿腹饜音切音財也

安將蒯及管

蒯苦怪切管音姦

誰慕梁與膏弋林

歐雀鷓漁澤從鰭魚

上音囚下音刀魚也

觀象嘉素履

易素履往无咎

陳

詩謝千旄

詩千旄美好善也

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驥槽處賤無

溷濁固窮匪淫悞踉蹌辭束縛悅懌換煎熬登年徒負

版

論語式前版者注負版者執邦圖之圖籍

興役趨伐磬

周禮磬鼓鼓役事磬音阜大鼓也

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

沙哀紉纏

曹韻作長沙王太傅有鵬入室作賦以自廣有云福之與禍兮何以糾纏

漢陰嗤

桔槔

莊子于貢南游於楚反於晉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功寡于前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其名

苟伸

擊壤情機事息秋毫海霧多翁鬱越風饒腥臊寧唯迫

魑魅所懼齊煮蔗

蔗音熟蔗善刀切  
蔗蔗悽愴見禮記

知齧懷褚中

晉景公三

年楚圍鄭鄭告急于晉楚與晉軍大戰鄭附楚反助楚攻

中而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范叔戀絺袍

范曄欲

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出諸己

賈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使於齊

范曄受齊之金酒賈怒曄以告魏魏管擊曄曄死後

入秦為相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使須賈於秦范曄聞之

微行敝衣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絺



袍賜之及見張相乃即范雅也須請罪雖數其罪三曰  
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緣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伊人不可期慷慨徒忉忉

### 韋道安

公嘗為韋道安傳集載其題而亡其文今觀此  
詩則公所以為之傳者亦必指是事無疑也詩  
云慷慨張徐州即張建封又云君侯既即世立  
孤抗王命謂正元十六年建封死軍亂立其子  
愔為留後也觀詩意道安嘗佐張於徐州及  
軍亂而道安自殺故詩有獨義誰顧形之句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  
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為

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恠二女皆娉婷蒼黃見

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

義皆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趨捷超崢嶸見盜寒澗陰

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縲

索相柱檟彼姝久褫魄

張子平東京賦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也褫音維驚也

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受諭以從父行据收自擔肩轉

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山林如畫明父子更抱持涕血

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

固輕師婚古所病

左氏桓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

請妻之固辭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弄齊之

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合姓非用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慷慨張徐州朱

郎揚前旌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轅門立奇士

項籍傳

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  
為門頭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

淮水

秋風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欵傾

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顏師古曰

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又音許  
為漢書通以戲為旌麾指麾字

立孤抗王命鐘鼓四野

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

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吐嗟徇權子翕習猶趨榮我  
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凌員外準也嘗考其卒之年月當  
元和三年注詳於誌矣詩是時作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

人古受氏

周官凌人為掌冰  
之官因以為氏

吳世夸雄姿

三國時吳  
有凌統者

寂

寔富春水

凌居富  
春人也

英氣方在斯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

揮著書逾十年幽賸靡不推

誌云著後漢春秋二十餘  
萬言又著六經解圖人文

集

天庭拔高文萬字若波馳

誌云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故其文日萬言

擢為崇文館校書郎

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

誌云準以金吾兵曹為郾寧節度掌

書 輜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

輜音游輕車也誌云準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

撫循疲人按驗汗吏吏人敬愛

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

誌云自浙東判官名為解

林學士

孝文留弓劔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

辭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

誌云德宗崩過臣私議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辭

以語同列王臣盡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宮

參度文細授出納各吏更止

出守烏江澍老遷湟水湄

烏江在和州湟水在連州

誌云準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

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

狂叫唯童兒

誌云準在連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

一門既無主焉用徒

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腎傷足不

持溘死委炎荒臧獲守靈幃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

蓋棺未塞責

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孤旄凝寒

颺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

本期濟仁義今為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恬

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

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愚溪詩序溪有愚池即此也愚溪之作在元和五年此詩當十八年間秋時作與以下詩皆在永州也

新沐換巾幘

楚詞漁父篇新沐者必彈冠

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

向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

適義皇情

陶潛高卧北窗自號義皇上人

獨覺

覺來窻牖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  
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  
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轉渚澤新泉清農事  
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  
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欵曲陳此情眷然撫耒  
耜迴首烟雲橫



溪居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  
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

坊蒲浪切  
池畔也

來往不逢人長歌楚

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  
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盡炎燠

入黃溪聞猿

黃溪在永州集有記在元和八年十月作下篇  
韋使君黃溪祈雨亦在八年此詩豈公從韋君

入溪時

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名從行至祠下口號

黃溪記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南行六百步  
至黃神祠即此也祠之從來記其之矣公在永  
時嘗事二韋太守一在元和元年見賀政元表  
一在元和七年八年見集之新堂記詩當八年  
作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苗畝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

窮樵客路遙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踈焚香

秋霧濕莫玉曉光初盼蠻巫言報

盼思乙切又許訖切  
說文蠻布也蠻音蠻

精神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

後漢鄭巨君為  
淮陰太守政不

燭詩天旱行

俟罪非真吏

晉誼誦長沙王太傅為賊  
屈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

羅長沙公為永州員  
外司為故曰非真吏

翻慙奉簡書

詩畏此簡書注  
簡書戒命也

### 郊居歲首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  
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金史四  
卷四十三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  
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鳴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  
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踈竹根石

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零陵水

州即名

平野春草綠晚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岫嶺岑

古岫

右切人音矩嶺九后切

又音嶺山名在衡州

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

空景慕萬里蒼梧陰

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永之刺史當元和九年十年皆為中丞崔公然公十年正月已台此時當九年也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雖嬰每自珍文選世網 詩藥間

庭延國老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於諸藥物中為君也 開樽虛席值賢人魏志

徐邈傳鮮于輔云醉客謂酒清為聖人酒濁為賢人 泉廻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

聞綠筠聞道偏為五禽戲華陀曰古之仙者為道引之事熊經鸕鶴引抱腰體動諸

關節以求推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道引

體自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關 身體輕便而欲食 出門鷓鴣鳥更相親

###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

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  
日西獨向愚溪渡  
渡頭水落村徑成  
撩亂浮槎在高樹

江雪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舟溪

舟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始易其名為愚  
詩云願卜湘西舟溪地此初作愚溪時也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

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

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樊重字居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籍以歲月皆得其用光武建武十八年南祠

章陵遇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

法華寺西亭夜飲

賦得酒字

集有法華寺西亭夜

飲賦詩序此其詩也

秣樹夕陽亭

秣樹取諸經中秣樹給孤獨園者也

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

階月明花覆牖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西序記云有僧曰覺照宜即此長老耶詩當元和四五年

作問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昔人

萬徧蓮花為誰用

誦妙法蓮華經也

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

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古樂府有雉朝

飛操吳兢古題解云舊說齊宣王收犗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採薪於野見雉雖雌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長老年亦七十矣故公以是戲之

茆簷下始栽竹

次前篇當元和五六年夏時方築愚溪溪居也

瘴茆茸為宇溽暑常侵肌適有重脰疾蒸鬱寧所宜東  
隣幸導我樹竹邀涼颺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垂楚壤  
多怪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  
極浦旖旎附幽墀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窻遂不  
掩羽扇寧復持

詩葛亮乘素輿  
葛巾持白羽扇

清冷集濃露枕簟淒已

知網蟲依密葉

文選沈休文詩網蟲垂戶  
織夕鳥傍簷飛網一作細

曉禽棲迴枝

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棄幽期不見野蔓草蔚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豈與青山辭

### 種仙靈毗

本草注羊藿即仙靈毗也  
詩云湘西原即在永州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慰我飄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蹙躑皆騰蹻

莊子蹻蹻為仁

蹻蹻為義蹻蹻結切蹻蹻  
音薛說文蹻蹻旋行蹻蹻  
笑拊前即吏為我擢其根蔚蔚

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

內藏攻疾貴自源擁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可

徵寧復濟蘭蓀

息昆切音單也

我聞畸人術

莊子子貢問孔子曰敢問畸人曰畸

人者略於人而詳於天時謂不耦於人  
闕於禮教也又云奇異也音居宜反

一氣中夜存能

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踉蹌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

不忘起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 種木

守閑事服餌採木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滿煩經過戒

徒斲靈根

斲朱玉切斲也

封植闕天和，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

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

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

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

瘵側介切瘥蒼何切病也

留連樹蕙辭

楚詞屈原

離騷經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婉婉採薇歌

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及誠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

兮命之哀矣遂誠死於首陽山

悟拙甘自足，激清貴同波。單豹且理內

高門復如何

莊子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直張毅者高門雖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肉而虎食其外殼養其外而病攻其肉此二子者皆不韋其後者也單音善

### 種白藜荷

本草白藜荷微溫主治中蠱及瘧又云中蠱者服其汁並卧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亦主諸瘧毒沙蠱單人家種之亦云辟蛇

血蟲化為癘夷俗多所神術猜每腊毒謀富不為仁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

食貨志故貨利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

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泉者流行如衆也曹音古

飢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

故逾悲辛庶民有嘉草

氏一作氏

攻禴事久泯炎帝垂靈編

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  
眇眇心所親

###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階曙幽夢綵雲生糞

壤擢珠樹

列于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玉山珠玕之樹叢生博物志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莓

苔挿瓊英芳根閔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階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  
欵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  
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  
夜窻霽芳氣幽卧知相親  
願致漆洎贈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未  
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  
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孔光漢明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甚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也此與前數詩皆永州作

白華照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

連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

見題注

聊且移孤莖

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  
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輿下木芙蓉詩皆同時作蓋龍興寺在永而公初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則居愚溪此元

和三年  
間也

謫官去南喬清湘遠靈岳晨登蒹葭岸霜景霽紛濁離

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烟燼

漢武紀江南之地  
火耕水耨應劭曰

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芟  
去復下水灌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新採久摧

剝道旁且不顧岑巔况悠邈傾筐擁故壤棲息期鸞鷲

路遠清涼宮一雨悟無學

月中名廣寒清虛之府清涼  
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

桂而清涼此桂樹得一雨而露澤  
之則亦數榮矣何用學月中耶

南人始珍重微我誰

先覺芳意不可得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蓮花亦謂之芙蓉楚詞所謂集芙蓉以為裳是也此詩之所謂木芙蓉則今之所謂拒霜花生於岸際者也故云芙蓉  
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  
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  
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  
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  
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  
欲為萬里贈贈字本陸凱詩江南無所有柳贈一枝春者也  
杳杳山水隔寒英坐

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楚詞惜往日章后皇嘉樹橘德服兮受命不遷  
生南國兮王逸云南國謂江南也橘受命於江  
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故江南最  
多橘柚詩云受命此矣方謂此也永州屬唐江  
道南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矣方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  
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遠  
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迴輝眺林際戚戚無遺芳

一作戚戚

城

### 巽公院五詠

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在元和六年間此詩當在前也

###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  
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泠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

愧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無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  
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願言  
絕聞得忘意聊思維

禪室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  
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窅音  
香深

也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  
瀟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多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造  
物誰為工留連秋月夜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逕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筠抱虛心俯  
瞰涓涓流仰聆簫簫吟差池下烟日嘲啞鳴山禽諒無

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

梅熟而雨曰梅雨  
江東呼為黄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  
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難晨  
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  
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  
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



以詩意觀之  
亦在永州也

蓐食徇所務

左氏成公六年傳云  
蓐食中禱蓐音辱

驅牛向東阡雞鳴村

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  
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  
世世還復然

離落隔烟火農談四隣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蠶  
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  
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

推恕鞭朴恣狼藉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  
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疾藜紫迴古城曲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淥是  
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踈霜重梨棗熟行人  
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  
少豐無厭饘與粥

行路難三首

三詩意皆有所感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  
免渴死又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以終天年焉

自謂也。中篇謂人才衆多之時，則國家不能愛養，遽天下多事，則皆狼顧而無可用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肯及時異事，遭則貴者反賤，猶冰雪寒凜，則侯家熾炭無不貴矣。春陽發而雙燕來，則瓦灰棄置無所用之。蓋言其前日居朝而今日貶黜之意也。當是貶永州後作。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出沆漭，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狐鼠蜂蟻

爭噬吞。

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遂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涸，不足將走北，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隅谷處北，洲也。日所入之處，流下，燻切，漭切，泆，母黨切，瞥，匹滅切。

方蟬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

死亦足終天年

列子東北極有人名曰蟬人長九寸蟬音爭

睢盱大志小成

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

周禮山虞掌山澤之政令仲冬斬陽

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論材不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若斬木材則受澆於山虞而掌其政

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

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到山火焚遺余毫末不見

保躡蹠礪壑何當存

躡音各蹠音歷礪音澗

羣材未成質已夭矣

兀嶠豁空岳巒

嶠許交切諸韻無從山旁者集韻有庫字云庫豁宮室高貌

栢梁天

災武庫火

漢武帝太初元年栢梁臺災二月起建章宮注云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大災即復大

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晉惠帝元康五年庫火累代異寶一時蕩盡左氏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匠石狼顧相愁冤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才養育

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張

熊蹲豹躡爭低昂攢巒叢崿射朱光

古者屑炭和作獸形蟠龍虎喙熊蹲

約躡音言炭之形也詩言存切躡直象切

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

璫雪山冰谷晞太陽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

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

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坐抵法

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左氏辰為商星參為

晉星參商相去之遠也揚子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

王志長雜詩曰王事

維我志殊隔過參商

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

常

左太冲卷部賦桃笙象筆韜于筒中注云桃笙桃枝

箬也吳人謂箬為笙蘓子美詩話亦云常不知桃笙

為何物傅園方言箬宋魏之閒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

竹為箬也梁簡文帝答南安王勰箬書云五離九折出

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箬也桃竹出巴渝聞杜子美

有桃竹拄杖教晉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

中宿黜者還詣安安問其歸省答曰有蒲葵扇五

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 聞籍田有感

元和五年有詔來歲籍田然是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有北人來將籍田敕云云而此詩云歲又除益聞敕在十一月未矣詩是時作

天田不日降皇輿

張衡東京賦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於千畝

留滯長沙歲

又除宣室無由問墮事

曹誼貶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帝方受墮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其道所以然之故至夜文帝前席墮音禧祭餘肉也

處託成書

詩周頌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 跋烏詞

與下籠鷹放鷓鴣詞意皆以自況蓋初謫  
永州後有所感而云也跂音奇緩走也

城上日出羣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

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刷毛

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為

魄音託落魄不檢也又旁各切不得志貌無

乃慕高競白日三足如爾令爾疾

春秋元命苞云日中有三足鳥

無乃

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

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

陳涉曰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公暗用此意矣

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

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

莊子曰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種與十束薪夫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生而況于支離其德者乎又魯  
有不者叔山無趾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  
吾是以無足今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吾足以跖全之也

### 籠鷹詞

淒風浙瀝飛嚴霜

秋風曰淒風

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

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

傅玄蜀都賦曰鷹則流星曜景奔電飛光掣尺裂切挽也

砉然勁翮剪荆棘

莊子砉然騞然音呼鴟反又音畫又呼歷反皮骨相離聲

下攫狐

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羣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

暑忽然至

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

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

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拔去萬累雲

閒翔

累一作里孟秋之月涼風至則鷹乃祭鳥也

###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朝朝自名為鷓鴣

鷓鴣出南越其名自呼嘗南飛不北

徇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罟罟

罟音嗟罟音罟網也

羽毛摧

折觸籠禦

音語

烟火煽赫驚庖厨鼎前芍藥調五味

子虛賦芍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芍藥調和也

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斃鯨牛

孟見簡子亦放邯鄲鳩孔叢子曰元日有人獻鳩于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人問

其故曰元日放鳩也邯鄲趙地二子得意猶念此二子一作二君又作二臣况我萬

里為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 龜背戲

其製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碁之類新出于宮掖中者也作之時日無所考焉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  
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  
投變轉動玄機早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

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

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

劉毅家無擔石之儲博指一擲百萬

脩門象棋不復貴

宋玉拾魂云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寬  
嚴象棋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道相迫

些成象而卒呼五白些脩門  
郢城門也一作循門非是

魏宮粧奩世所棄

世說彈碁起於

魏宮粧奩之戲

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

非余慕錢刀兒女徒紛紛

錢刀見上白  
義荷詩注

### 聞黃鸝

觀詩意蓋其

久在永州也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  
滿眼故園春意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  
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烟最深處  
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凌風斜看細柳翦  
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僮人不思還

僮 鋤耕切吳人  
罵楚人曰僮

鄉

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

詩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

閉聲迴

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

椹 匙在切說文桑實也  
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白紵歌名吳孫皓時作  
渾鴻爐不詳其何人也

翠帷雙卷出傾城

李延年侍漢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龍劍破匣雙月明

龍泉太阿皆劍名也龍藻亦劍影  
也又晉雷煥得寶劍入水化為龍

而朱脣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

笙有十三簧象  
風之身呂氏春

秋曰堯命夔拊石擊石象  
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

下沉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

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

宋玉招魂瑤漿  
蠶勺實羽觴

### 楊白花

觀詩意亦綺永後作詩云風吹渡江  
水又云搖蕩春光千萬里亦自況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  
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  
哀歌未斷晨鷓起

### 漁翁

集中有西山宴游記詩云  
西崑即西山也亦在永作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烟銷日出不見人

欸乃一聲山水綠

欸音禩乃音霽一作翳霽非是黃魯直嘗為林夫人欸乃歌云欸乃湖南

歌也冷齋夜話洪駒父曰世俗合欸乃二字為一誤矣又云欸乃三老相呼聲也

迴看天際下

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

飲酒

集中有與楊誨之書云吾待子郭南亭上而詩云霽霽南郭門此亦在永州也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罇舉觴酌先酒

自注云始為酒者也酌音未先

息見切

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

晦淶水涵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

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

道未嘗存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將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讀書



集與許京兆書在元和四年云往時讀書自以  
不至底滯今皆爾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  
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即  
此詩所謂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昔也觀詩意

亦永  
州作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

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縹苦  
紹切前後互相逾

瘴疴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

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選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寄  
鮮翰墨場注竹素皆古人所用

書文言游思  
古人典籍也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禮  
記

君子欠伸  
撰杖屨

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

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  
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

永州  
作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榮枯安可任鴻  
鵠去不返句昊阻且深

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  
昊其神句芒昊一作吳

徒嗟日

沉酒九鼓驚竒音

漢史丹傳天子自臨軒墮銅  
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

東海久

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姦  
利居貨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齊側皆切攬衣中  
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鸞斯起高萊

詩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音豫雅烏也

啁啾有

餘樂飛舞西陵俚回風旦夕至

爾雅回風曰飄

零葉委陳芟所

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 詠史

與下二詩皆不詳其作之時日當附次譜書後燕昭王於齊破燕之後即位謂郭隗曰誠得賢

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于是昭王改築宮而師事之又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于是樂毅自魏往二十八年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燕王封樂毅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趙封于觀津號望諸君後齊與騎劫戰果破劫于即墨下盡復齊城惠王後悔使人讓樂毅毅報遺燕王書燕復以毅子閒為昌國君毅往

來復

通燕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嗷嗷事強怨

嗷音

三歲有奇

勲悠哉闡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煇焚

致令委金石誰顧蠢蠕羣

蠢尺尹切蠕而尹切蠢動貌

風波歛潛構

遺恨意紛紜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

子亦垂文

### 詠三良

左氏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為徇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黃鳥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  
從死而作是詩疏云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  
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  
曰哀三良也殺人以徇葬當是後君為之此不  
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  
殺從之非後主之過然公末句云從邪陷厥父

吾欲討彼康則

責在康公矣

東蒂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烈夸四方欵  
欵効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

閉幽隧猛志填黃腸

霍光傳賜以便房黃腸題漆各一具蕪林曰以柏木黃心致棺外曰

黃腸殉死禮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康

狂

一作

詠荆軻

燕太子丹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圖之鞠武乃薦田光于太子使與之謀田光乃言荆軻可用太子既見荆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荆卿留意軻曰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臣乃得有以報太子軻乃私見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盛於期之首函封之求天下匕首以藥淬試人無不立死又得勇士秦舞陽為副頃之未發太子疑其改悔乃復請之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不反者豎子也遂發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上既祖遂就車而去至秦持千金之資厚遺秦王寵臣蒙嘉為先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進秦

王發圍國窮而匕首見荆軻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秦王驚自引起軻逐秦王足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拔劍擊之斷其左股於是左右前斬軻秦王由是大怒益發兵伐燕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頭獻之秦復遣兵攻之後五年秦遂滅燕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荆卿趨窮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趨趨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劍赫馮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



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汙始期憂患弭卒

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

勇且愚

曹沫事注於  
佩韋賦中矣

世傳固多謬太史徵無且

太史公  
曰世言

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  
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掩役夫張進骸

詩云及物非吾  
事此照永後作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分喜怒奄忽已復辭為  
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

勤卑櫬判秣不告疲既死給櫬橫葬之東山基

高祖紀士卒從軍死

者為櫬服皮曰音

銜應劭曰小棺也

奈何值奔湍蕩析臨路垂髡然暴百體

髡虛文切

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睽之涓然悲猫虎獲

獨肆貌

迎祭

禮記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犬馬有益

惟

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

佇立唁爾

魂豈復識此為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

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

月今孟春之月掩骼埋骨各百反注死氣逆生也骨枯

曰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

一作事

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詩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於此公貞元五年舉進士九年及第此詩九年作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

慶雲一曰卿雲見西京雜記

九天開秘社

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烟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

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

代河圖

史記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

左氏郊子曰九扈為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鵠鷓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

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嗜宵扈嗜委扈竊脂老扈  
晏晏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者也

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

於陵子解卿相而桔槔灌園戴

宏為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向秀與呂安灌  
園山陽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范丹學通三經常自賃  
園灌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謹案第一頁後一行石棧黃緣上刊本黃訛寅據  
全唐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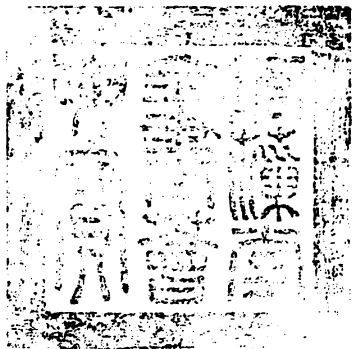
第五頁後一行景晏寒川明刊本川明訛泉鳴復  
下句韻據郭雲鵬本及全唐詩改

第八頁後七行惠子曰刊本脫惠字據莊子秋水  
篇增

第十七頁後五行宿雲散洲渚刊本雲訛雨據全  
唐詩改

第二十二頁後六行四蟲化為癘刊本四蟲訛血  
蠱案通志六書略云造蠱之法以百蟲置四中  
相啖存者為蠱今據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濬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序

國語左丘明所作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閒諸儒損益之者不一公非之意於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理而已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疆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



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一本有知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滅密 已下周語

恭王遊於涇上

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

後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叙亦止自穆王  
以來則為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國語作恭

密康公

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  
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  
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  
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用民？王

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籍借也。借

民力以為之。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燕，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公文

王母弟也。用人

國語作用民

非曰古之必籍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

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

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

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啟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  
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  
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

推進也徒回切  
禮記天子三推

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

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以求  
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  
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  
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禍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  
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  
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  
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漬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  
為也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  
瀕洞輻輳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  
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  
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

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蒐于農隙耨穫亦於藉彌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



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

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況為大妾

以諉乎後嗣惑於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  
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  
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  
爾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  
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  
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  
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  
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  
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

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

王曰虢其

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

五年一巡狩

今其甯見神之見也

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

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慮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

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

嗚乎莘者以煮蒿悽愴

煮音薰香氣煮蒿悽愴見禮記

妖之淺者也

天子以是問卿是以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

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

莽浪無根源也

則又以房后

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

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

以五今其胄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也不待

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登年多歷年

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今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準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

僑音橋

先聘且告見

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

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  
執政唯強故不懼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  
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  
也

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  
遣之皆新附王孫說周大夫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  
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  
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  
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

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却至

却亦作卻

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馮使却至告慶于周

告慶舊本作獻捷

未將事王

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却至見郤桓公與之語郤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

陳生出奔晉

自晉克楚至可以樹新附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周語郤至曰吾有三代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襄公曰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奸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叛戰而

擅舍鄭君賊也秦毅行容羞也叛國即繼仇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

左氏在晉語言免

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

晉語厲公

六年邠之戰邠至以棘韋之附注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棘韋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邠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聞蒙甲胄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三姦之事而於此所書又如此同已自異也 邾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

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

晉侯與荆人戰于邠陵大勝之

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  
却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註納取也室妻妾貨  
財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  
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  
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却至能勿從乎斯固不  
足譏也已

###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

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

盟于

單襄公

單音善

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却錡見其語

犯

鈞音倚  
又音奇

却犖見其語迂

犖咄  
周切

却至見其語伐齊國佐

見其語盡

國語註云善惡  
褒貶無所諱也

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却犖

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却其當之乎魯侯曰

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

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奭二

吾是以云

奭當為喪喪  
二視與步也

今却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

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

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

招音

怨之本也簡王十

二年晉殺三却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

自魯侯曰至能

忍之自立於淫亂至國武子皆新附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

頃與同

必善晉

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

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

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

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

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

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

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

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

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白  
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  
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今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  
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

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  
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

諾皆  
新附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  
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鬪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關將毀王宮

國語註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

在王城之北兩水激有似於關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郊

王欲壅之太子晉諫

云云

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

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

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

諂諂者又足記耶

諂女交切太子晉早卒不立

王室之亂且卑在

德而又奚穀洛之鬪而徵之也



#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國語註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為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

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

是不可

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

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

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

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

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  
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伶州鳩云其為書皆類  
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

非曰鐘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  
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諾答切音聲味生氣氣在  
納出集韻

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

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

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

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

又曰樂以殖財

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鐘之備也吾是以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

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

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周語註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

其時則神無奸行物無害生也

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

周語註久可久樂也固安也終成也終復終則奏故樂也言政象樂也

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龜太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

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証聖人亦大矣

國語云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

我姬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批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

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  
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註天  
龜即玄枵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太姜者  
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龜歲星在鶉火周  
之分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  
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  
是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  
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而用之公非之以為誣又曰王

以夷則畢陳黃鐘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  
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

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

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  
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  
高以無射之上宮  
布憲施舍於百姓  
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

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宥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

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

禮記樂記句註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

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國之服也五奏象周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

樂記武舞致右憲左

又云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註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

皆大武之形也夷則

黃鐘太簇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

萇音長

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

諸侯衛彪僕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  
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  
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

亡

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僕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僕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

吾友化光呂溫也溫



字和叔一字化光化光古東周城銘並序云魯昭公  
三十二年莒弘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侯曰天之  
所壞不可支也莒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莒  
弘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  
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于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  
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開  
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  
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莒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  
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  
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  
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殉興亡  
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遠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  
遐情勒銘稱  
隅以勸大順

其後牛思黯作訟忠

一本作頌唐牛僧孺字思黯作此篇

以美  
莒弘  
莒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

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 已下魯語

長勺之役曹劌

始衛切

問所以戰於嚴公

云云

公曰小大

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

嚴公國語作莊公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

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闕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

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

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  
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  
者幾何人難乃旦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  
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  
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  
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

云云

展禽曰夏父弗忌必

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

葬也焚烟徹其上

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烝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

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而不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聽柳下惠以為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國語註也

葬而火焚其棺柳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子厚常謂

柳氏出於下惠之高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

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又愛季佗而無僕故弑之

以其寶

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

魯語註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

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

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

子之罪也乃舍之

自明日以下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也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

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  
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  
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

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

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為升餼秣也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己  
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  
庸也已

羶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  
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  
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

晉五

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旣陽地中聞犬  
子聲尋而地所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  
之皆死後無終  
為桓玄所滅 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

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楛矢

楛音苦

吳伐越墮會稽

墮國語作墮

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

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骨一節異長專

車專擅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斲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  
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肅慎北夷之國  
斲夫中石鏃也

乃乎切自吳

子已下新附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  
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辨大  
骨石斲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  
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

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

罷馬以為幣

罷音疲

縷綦以為奉

孫曰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

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

鹿皮四箇

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

諸侯之使垂橐而

入捆載而歸

捆綦也唐韻從耒力隼切集韻苦隕切自天下至歸己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貧強忌服

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

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

耶則區區齊人烏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幣也

卜已下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用之也蓋以馭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

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  
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  
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

口以紀三辰  
言以宣五行

是以讒口之亂

不過三五

少則三若  
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

圍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

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故使為此行而觀之

狐突

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

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粵  
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  
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自公使太子  
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  
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  
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

禦合  
作御

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

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

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心

晉語  
不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註  
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

里克

曰中立

晉語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  
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註中立不阿君亦

不助太  
子也

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 虢夢

虢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

云

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諸其族曰衆謂虢不

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

自公覺至  
知之新附

非曰虢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

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僞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謡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

晨云云

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魯僖公九年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

遇宰周公曰

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

皇公乃還

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

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

城而汾河凍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

違其違誰能懼之

晉語註景大也大霍晉山名汪大貌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

是歲

獻公卒

自君可無會至是皇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

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

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  
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  
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  
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

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

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

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

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

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

食其言矣

自克既殺至  
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  
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  
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受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  
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  
或曰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  
一本無此四字

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

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

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

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殺

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

許止也隱忍焉耳

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

藥而卒太子弄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

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

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

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  
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  
錄以往即此也書  
意皆與此篇同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